



拿破仑轶事素描

NA PO LUN YI SHI SU MIAO

〔法〕G·勒诺特尔

● 北岳文艺出版社

〔法〕 G·勒诺特尔 著

隋 肇 蒋 武 译

拿破仑轶事素描

NA PO LUN YI SHI SU MIAO

北岳文艺出版社

拿破仑轶事素描

〔法〕G·勒诺特尔著

隋壁 蒋武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原平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37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400册

ISBN 7—5378—0021—9/I·21

书号：10397·996 定价：1.5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了28篇短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拿破仑在各个时期的生活片断。有沙场鏖战，教皇加冕，幽居孤岛，东山再起等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也有温情脉脉，男贪女爱的风流韵事；还有竞选科学院院士，推行卡片制，创建旺代市等贻笑后人的趣闻轶事；以及拿破仑死后，他的幽灵仍时相出现的神秘传闻。全书史料翔实，情节动人，文笔优美，妙趣横生。作者对拿破仑其人其事，时而烈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本书宛若一个多棱镜，把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拿破仑有血有肉地再现给读者。

目 录

拿破仑的三天 (1780—1805—1814)	(1)
约瑟芬皇后	(17)
不幸的玛丽雅娜·珀索尔	(32)
选举	(38)
伊特普里亚国王和王后	(42)
拿破仑竞选科学院院士	(48)
教皇的巴黎之行	(53)
皇帝的秘书	(70)
拿破仑卡片	(76)
留皇帝过夜	(82)
创建拿破仑——旺代	(87)
拿破仑与音乐	(94)
失宠后的约瑟芬——一位侍从的日记	(99)
第二次婚礼	(106)
“玛丽·路易莎的助产士”	(113)
别列金纳河底的秘密	(118)
流放途中	(124)

老卫队最漂亮的一仗	(131)
马拉·勒珀勒蒂埃·蓬斯	(138)
最后一次纯朴温柔的爱情	(147)
拿破仑两顾驿站	(154)
康布罗纳的名言	(159)
“拿破仑”被出卖给英国人	(165)
拿破仑的医生	(171)
玛丽·路易莎的后几位丈夫	(178)
拿破仑的私生子	(184)
神秘的女人	(190)
假拿破仑	(198)

拿破仑的三天

(1780—1805—1814)

一七七九年五月底，年近十岁的幼小的波拿巴从奥顿中学来到布里埃纳军事学校时，他在香槟地区这座贫穷的小镇里油然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离乡背井、人地生疏的迷惘心情。小镇里所有的房子都是茅草顶的，唯独两处地方例外：一处是本堂神甫的住宅，另一处就是这名深切留恋科西嘉岛绮丽风光和灿烂天空的“新生”刚刚到达的军事学校。

军事学校原是一座由最小兄弟会修士领导的修道院。学校占用的几幢房屋坐落在小镇的尽头、一座陡峭的山岗脚下。山岗上残留着堆堆废墟和一座四周搭满脚手架的未建成的庞大建筑物。废墟是一座古堡的断垣残壁。城堡在十世纪时曾遭到路易·杜特尔梅尔的围困，并曾相继归卢森堡和洛梅尼所有。新建筑物是布里埃纳先生花费巨资、按现代式样盖起的豪华城堡。布里埃纳先生是当地的阔财主，他所拥有的数百万的财产，是他的妻子——一位腰缠万贯的金融家的女儿——带给他的陪嫁。

古老的城堡主塔从悬崖峭壁之巅看到了自己的缓缓而来

的末日，同时也俯瞰着一座金壁辉煌的新城堡从自己的脚下拔地而起。它每天都失去一座棱堡或一面墙。在它饱经风霜的构架中只剩下聊以支撑主塔的东西了。院子里的栗树不见了，环抱城堡的山岗被破开劈倒，用车拉走，运往远处，用作铺垫未来的花园平地。这是一幅动人心弦的描绘过去与未来的画卷，足以引起那些醉心于象征性对比的人们的联翩浮想。正当新城堡一砖一石地吞并摇摇欲坠的封建旧城堡而日渐崛起之际，几步开外，一个孩子正在逐渐成长。他在二十年后将创造一个新世界，使过去多少世纪以来千疮百孔的旧世界焕然一新。

学 习 的 岁 月

布里埃纳军校不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那里的教员平庸无能，老同学虐待新学员，学校的纪律又异常严厉。小科西嘉人穿上了军校制服：一件带红色袖饰和领饰的有着红色翻边和衣领的蓝色上装，上面缝有带校徽的白扣子；一件带白衬里的蓝色短外套和一条根据不同场合穿着的蓝色的或黑色的裤子。他根本不象其他人那样无忧无虑，既不易接近，又不讨人喜欢。他孤独一人，遭受大陆人的冷嘲热讽，他们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科西嘉口音和内向性格。他既没有一个知己，也没有任何朋友。这个可怜的十岁幼童生性孤僻、沉默寡言，过着清苦的生活，而他易怒的性格愈发使生活显得严酷无情，甚至当他在这种既无一天休息又无一日假期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了数月乃至数年之后，他仍然难以适应。他唯一的慰藉是工作。他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刻苦攻读和不同寻常、如饥似渴的学习追求而引人注目。他远离

自己热爱着的所有亲人，深深懂得应该为他们而努力工作，以便有朝一日长大成人后，能够对他们有所助益。正因如此，他才分秒必争，不让时光白白流逝。

如果说他偶尔也参加伙伴们的游戏，这是因为这些游戏都与学习有关。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在学校的院子里指挥同学们用雪堆造一堵要塞、一座棱堡和一座角面堡。他指挥建造的工程使前来观看的布里埃纳居民赞不绝口。然后，他从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变成智勇双全的战术家，率领一部分同学攻打这几座瞬息即逝的城堡，而另一些同学却负责防守。在那几天，小波拿巴成了学校的英雄人物。而在往常，同学们由于不喜欢他，往往排斥他。据说，有一天，他把全班组成一个营，自己担任营长。造反的“士兵们”解除了他的职务，当着他的面宣读了贬黜判决，把他打发到队伍的最后一排。据说，还有一次，他由于违抗命令，被处罚身穿棕色粗呢神甫服，跪在食堂的门槛上吃晚饭。但是，在服刑之际，他由于非常可怕的神经质发作而摔倒在地，致使修道院院长慎重行事，取消了惩罚。

在布里埃纳，波拿巴初领圣体。初领圣体的仪式是夏尔神甫帮助他准备的，由小镇的乔弗鲁瓦神甫主持，在迄今依然巍然耸立的那座十六世纪的老教堂里举行的。这是他五年学习期间度过的唯一节日。在学校，他既没有星期天，也不会客或出游。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七八三年，他父亲送小玛丽亚娜去圣西尔，顺路来看他。他平时的消遣是，黎明时分在田野里或在巴尔公路穿越的那片广袤无垠的平原上散步。他有时朝着迪安维尔漫步而行，有时则朝着罗蒂埃尔方向，一直走到“玛格丽特大婶”——一位卖牛奶和鸡蛋的年老村

妇的茅屋前；再就是一年一度，在八月二十五日国王生日圣路易日那天参观新城堡。这一天，城堡的主人布里埃纳先生和夫人向所有的来访者敞开大门。

正是在这种近似于修道士式的隐居苦修的学习生活中，培养出这位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伟人，造就成这位举世瞩目、遐迩闻名的天才。

布里埃纳旧城堡的主塔消失了；它那名贵的断垣残壁被用来做可容纳一百匹马的新马厩的地基。主塔坐落的山岗被削成平缓的坡地，直达小镇，形成一道极美的斜坡。斜坡两侧的楸树绿荫蔽日，宽阔的林荫大道向远方逶迤伸展，消失在田野的尽头。竣工的新城堡在这块令人肃然起敬的阶地上竖起了雪白的正面墙壁。这一切是如此的富丽堂皇，小科西嘉人连做梦也从未幻游过可与此相媲美的地方了。对于他说，和同学们一起，成群结队地在这仙境般住宅的打蜡地板上和大理石地板上碎步疾走，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啊！他是所有人中家境最贫寒、最不爱交际、最孤陋寡闻的一个。这里的一切都使他目瞪口呆：那身穿肥大的绿色衣服，上面镶有银色饰带并配有梅红色天鹅绒翻领的魁梧仆役；那宽阔的一楼客厅，穿过客厅的几扇玻璃门，可眺望林荫大道和花园；那圆形长廊环抱的三层楼图书馆，博物馆位于图书馆中心；那戏台，那大主教楼，还有二楼专为君主准备的那套房间——奥尔良公爵时而在此下榻。套间的卧室全部是用黄金和绫罗绸缎装饰起来的。卧室里有一张床……这床简直象祭台！床的上方是用四根雕花柱支起的蓝色丝绒华丽顶盖，顶盖的边缘倒垂着沉甸甸、光闪闪的流苏，上面饰有簇簇白羽毛……怎么可能在这样一张床上睡觉？毫无疑问，小科西嘉

人惊奇地将这里的豪华富贵与他时刻想念的阿亚克修城的简朴小屋相比。他的妈妈和妹妹们一直认为，她们的家就是地球上最美的住宅呢！

在布里埃纳，还有不少车库，里面停满了华丽的包金四轮马车；轿式马车和低矮的打猎用的敞篷马车；有一大群带猎犬的狩猎人、驯马师、仆人和号手。在吉庆的日子里，花园草坪上有马戏演出和江湖艺人的表演；可以看见街头卖艺人的小木棚，滑稽演员、走钢丝演员和巴黎林荫大道 的笑剧演员。他们都带有各式各样的演出道具，给香槟人以消遣与娱乐。富人们阔绰奢侈的生活初次展现在年轻的波拿巴眼前，使他惊讶万分，目不暇接。但这一切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信念。他可能把这些豪华富贵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既然象他这样的穷学生永远也无法得到这一切，那还是不去想它为好。再者，即使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将来也势必要在一个遥远的外省的某个军营里默默无闻地过他的军官生活，节省微薄的军饷，接济家庭的需要。于是他继续焚膏继晷，目不窥园，时刻牢记自己的奋斗目标。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使他三心二意、半途而废。

在 鼎 盛 的 年 代 里

二十五年后，布里埃纳的豪华城堡又在为一个重大活动作准备，那是一次在法国城堡里举行的、前所未有的隆重活动。一八〇五年四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五时，在林荫大道上，在阶地的斜坡上，甚至在广场上，浩瀚的人群密密麻麻地形成两道人墙。所有的人都来了：城里的有钱人，方圆附

近的村民和远道而来的农民。闻迅赶来的人一直络绎不绝，每个人都找好自己的位置，虔诚而又激动地等待着。罗马教皇不久前在巴黎加冕的皇帝正在向米兰行进，将在那儿戴上意大利的王冠。在去米兰的途中，皇帝要在特鲁瓦停脚，以便留下他的“大宗行李”，即皇后、高官显臣及其身边的一切重要人物，然后访问布里埃纳。

布里埃纳夫人站在城堡的台阶上期待着，全族门第显赫的绅士和贵妇人，都围站在她的四周。从一天开始，道路上的报信人就来往不停。将近六点钟，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翘首探望。一位英俊的骑士出现在林荫大道上，朝城堡疾驰而来。他是谁？他只是皇家车队前的一个持盾牌的侍从，名叫卡尼西，是城堡女主人的表弟。几乎与此同时，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从城里的街道上，直至城堡的围墙上，欢呼声越来越大。“他在那儿！是他！皇帝万岁！”几匹马拉的一辆车疾驰过来，车里只有值班军官；另一辆车过来了，车门口出现了主人笑容可掬的苍白面孔；第三辆车与前两辆车一样，由身穿皇家号衣的车夫驾驭，车上坐着“内勤”。在一片嘈杂声中，只见皇帝从他的轿式马车上下来，在毕恭毕敬的屈膝礼和吻手礼中，一步步登上台阶。布里埃纳夫人向皇帝介绍了她所邀请的各位贵宾。拿破仑依次同他们亲切地搭着话。他容光焕发，对此次故地重游似乎感到非常高兴。曾几何时，他那孩子般的眼睛还曾对这往昔的大厅投以无比欣赏的目光。而如今，对于他这样一个拥有杜伊勒利宫、圣克鲁德宫、康边、特里亚农宫和枫丹白露等豪华宫殿的人来说，这座大厅却又显得何等的平庸，简直是微不足道了。欢迎会结束后，他被带到二楼那套专为过往君主

准备的房间。他将在那张有羽毛顶盖和镀金支柱的大床上就寝。而现在这一切，在他眼里，又显得是何等的普通与平常！

片刻之后，他回到大厅，接着晚宴开始了。按照礼仪，皇帝坐在城堡主人的位子上，因为礼仪要求他无论在哪儿都必须象在“自己家”一样，永远是主人。在他左边就座的是洛梅尼夫人，右边是陶醉在自豪和欣喜之中的布里埃纳夫人，宴会的时间拖得很长，陛下已经流露出一不耐烦的神情；幸亏膳食总管的一个极端笨拙的动作使皇帝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他慌乱之中将船形杯中的调味汁洒在桌布上，几乎溅脏了拿破仑的双膝。布里埃纳夫人的脸上霎时露出绝望的神情，而皇帝则哈哈一笑，从桌子边站了起来，其他宾客也随之离席。

晚会结束前，拿破仑还兴致勃勃地同旺德夫尔夫人、诺利弗尔夫人和女主人跳了一场“维斯克”舞。^①他决意促使女主人下决心把城堡卖给自己。可是女主人执意不肯。拿破仑对她说：“您一个寡妇，膝下又无儿无女，布里埃纳城堡对您又有什么用呢？而城堡对我却大有用处。”可她回答道：“城堡是我的一切。”关于这件事，皇帝曾向科兰克提及：“我从未见过比她更固执己见的老太婆了。”他长时间地与在坐的人侃侃而谈，以令人惊诧的准确记忆追述小镇军校生活的日日夜夜。交谈完毕，他告辞回到自己的套间。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皇帝就起床了。当时在场的布里埃纳城堡女主人的外甥诺尔万曾经仔细地记载了这两天的详细情景。他叙述道：皇帝踏着晨曦走出城堡，由卡尼西带路，来到老军校。军校宽大的建筑物在革命时期曾作过炮兵运输部队的制造车间。部分墙壁被推倒了，剩下的墙壁也

^①法国轻快的双人舞。

因遭到严重毁坏而面目全非了，即使进行整修，也会显得无济于事。皇帝在断瓦颓垣中穿行。显而易见，母校的破败不堪使他伤感。他原以为用十万多法郎就可使母校修葺一新。当他意识到需要花费几百万法郎才能如愿以偿时，便放弃了重建母校的打算。

然后，他飞身跃上了自己的阿拉伯种马，向通往巴尔的道路飞奔而去。接着，他迅速转向左边，风驰电掣般地驰骋在田野上，好象一个自由自在的中学生，又好似一个摆脱了礼仪束缚的皇帝。他熟悉这块往昔曾经常漫步的地方。他很快甩开了自己的随行人员，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科兰古和卡尼西策马紧追，三个钟头过去了，仍不见皇帝的踪影。只是当马厩总管用手枪朝天放了一枪，才最终使拿破仑和他的军官们重新聚合在一起。他笑容满面地向他们迎了过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领袖，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能象普通人那样无忧无虑地度过三小时，恰恰又是在他非常熟悉、永怀不忘的一块法国土地上，他怎能不感到幸福呢？科兰古只须看一眼汗水涔涔的坐骑，它鼻孔里流出的鲜血，按其众所周知的速度一推算，便不难猜测出皇帝至少跑了“十五古里”^①。他到底去了些什么地方？连皇帝自己也说不清。他穿越了层层森林，片片田野，座座村庄。远处隐约可见的布里埃纳城堡指引着他返回的方向。可以肯定，他这次外出度过的时光，是他神奇的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刻之一。康斯坦回忆录的撰写者——另一位目击者——曾做过如下记载：在这次愉快的出游期间，拿破仑曾飞马来到玛格丽特大婶的茅屋前。他在军校上学时曾经常光顾这位慈祥妇女的家。他事先向布里

^①每一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埃纳夫人打听了情况，获悉这位老农妇依然健在。

他来到这座简陋的屋棚门口，翻身下马，走进了农妇的家中。

“您好，玛格丽特大婶，”他向她致意道，“怎么，难道您不想看看皇帝吗？”

“想看，我的好先生，我非常想看皇帝。正是因为想看，我才准备了这一小篮鲜蛋，带给布里埃纳夫人。然后，我将呆在城堡里，尽量设法看到皇帝，这并不费事。可我想，现在看他，大概不会象以前他和同学们来玛格丽特大婶家喝牛奶那阵子看得那么清楚了……”

“怎么？玛格丽特大婶，您没有忘记波拿巴？”

“忘记波拿巴？我的好先生！您以为我会忘记象他那样的年轻人？他聪明，严肃，有时显得忧郁，但总是热情友好地对待穷苦人。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妇，可我也能预言他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他混得不算太坏吧？”

“啊！天哪！他混得真不错！”

皇帝走近这位善良的妇女，当他靠近她站住时，便尽量模仿幼年时的口气和习惯，搓着双手对她说：

“来呀，玛格丽特大婶，给一些牛奶和鸡蛋，我们都快饿死了。”

老农妇似乎在竭力搜寻着脑海中的记忆，她开始目不转睛地端详这位不同寻常的顾客。

“哦！好啊，大婶，您刚才还那么肯定能认出波拿巴，咱们可是老相识了，咱们俩。”

这时，农妇已经双膝落地，跪倒在他脚下。拿破仑将她

搀起。毋庸置疑，他此时此刻激动万分。他用最温柔的声音说道：

“我确实饿坏了，肚子咕咕叫。您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玛格丽特大婶幸福得全身颤抖，她把一杯牛奶放在桌上，连忙去煮鸡蛋。饭后，皇帝送给她满满一钱袋刻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上马离去了。

尽管他主宰着世界，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不会有很多象这样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

人们还说，将近中午时分，在他离开布里埃纳之前，他站在城堡的平台高处，凝视着这片一直延伸到罗蒂埃尔的广阔平原，说道：“将来可以在这里摆一个多么漂亮的战场啊！”他告别了女主人，踏上了通往特鲁瓦的道路。

在 阴 暗 的 日 子 里

九年又过去了。那是在一八一四年的冬天。道路泥泞，天空阴暗，死气沉沉的田野一望无际，白雪皑皑。一月二十九日晚，夜幕降临之际，布里埃纳城堡上的硕大窗口射出耀眼的灯光，好象过节似的，把城堡下面的平地映得通亮。然而，这一天并非节日，普鲁士人占领了镇子，住在城堡大套间里的布吕歇尔和他的将领们正准备进晚餐。他们的士兵们洗劫了地窖，还下达了征收命令，获得了大批肉食。他们在大摆筵席，畅饮城堡主人的香槟酒，并为即将攻克巴黎而干杯。他们正向巴黎方向挺进，预计在周末之前就占领法国首都。在小镇的各条街道上，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在斜坡和广场上，趾高气扬、肆无忌惮的敌军正在安营扎寨。下午，一支

法国军队试图攻入布里埃纳，但被敌军击退，暮色结束了战斗。二十四小时内，布吕歇尔将与沿着奥布河和塞纳河向巴黎挺进的奥地利主力部队相汇合，法兰西的末日也就随之降临。

这位普鲁士陆军元帅并非不知道拿破仑已经开始追赶他。可是，皇帝和他身后的那支在香槟地区泥泞道路和德尔森林沟壑里艰难跋涉的小部队只有三万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应征入伍的、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他们装备低劣，饥寒交迫，在埃克拉龙和蒙蒂耶昂代附近的沼泽地里犹如一盘散沙，寸步难行。

因此，布吕歇尔抱有幻想。可是，拿破仑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离布里埃纳不远。穿越森林的进军确实耽搁了他的时间，然而香槟地区农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把部队从泥潭中解救了出来。他们全力以赴，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粗绳、马匹和双手。男人们推炮车的轮子，妇女们带来了葡萄酒给士兵们鼓气，并燃起了堆堆大火，供冻得瑟瑟发抖的新兵取暖。他们一村又一村地把侵略军的前线部队往后驱赶，因而一步一步地赢得了地盘。他们三面包抄，把布里埃纳围住，准备攻打。

皇帝行近梅齐埃尔村时，看见一位老态龙钟的当地神甫朝他迎了上来，扑倒在他的脚下，激动万分地紧抱住他的靴子。神甫作了自我介绍，他是昂里奥神甫，曾在布里埃纳军校任教员，现任这个可怜教区的主持教士。拿破仑认出了他，并热情地接待了他。神甫尽管年事已高，但依然激情满怀。在拿破仑戎马生涯日末途穷之时，昂里奥神甫依然象他初露英雄才华时那样，为自己的学生感到光荣，并为自己能够重新和他在一起而感到自豪。神甫说，他愿意作向导，